

和平發展觀察

2016年第10期（总第1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6年6月13日

特朗普现象出现的背景及对美国的影响

方金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015年6月以来，在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以打破美国政治传统为标志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异军突起，战胜共和党内诸多对手，杀入“决赛”，形成所谓“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意味着美国政治及社会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试图简析其产生的原因并估测其对美国可能的影响。

一、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内因

历史上，美国特性（National Identity）由四大部分组成：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人种、民族属性以及意识形态。如今，这几部分中的很多方面都发生变化。

（一）从建国至今，美国核心文化历经从一元文化锻造向二元文化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 1783 年美国建国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是一个大熔炉，锻造了美国的核心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这成为两百年多来“美国信念”¹的核心。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同化于这一文化中。“美国化同化”尤其是文化上的同化，清晰反映在熔炉理念²、番茄汤理念³上，二者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美利坚民族主义，并最终成就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08 年，美国从盎格鲁—新教文化向盎格鲁—新教文化、拉美裔文化“二元文化”演变，美国核心文化在变浅、变淡，并从熔炉理念、番茄汤理念演变成沙拉理念。特别是拉美裔人的大量涌入，史无前例地使美

¹ 18—19 世纪，美国定居者树立了“美国信念”，其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

² 熔炉理念最先于 18 世纪 80 年代由赫克托·克雷夫科尔提出。他不但认为美国人是各民族的人通婚而成的一个新民族，而且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是这些人原有的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化。

³ 番茄汤理念更强调文化上的同化。这一理念就是要以先辈定居者的文化为中心，并使之长存。它将盎格鲁—新教文化比喻为一锅番茄汤，移民可以往里面添加种种辅料和调味品，使之更加味美汤浓，但这基本上依然是一锅番茄汤。

国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双语言⁴、双文化的社会。⁵

（二）族群构成变了。美国人种和民族属性不再像百年前那样举国一体，白人人数大幅下降。到 20 世纪末，美国成为一个多人种（白人 69%，拉美裔人 12%，黑人 12%，亚洲裔和太平洋岛裔人 4%，其余约 3%）、多民族（没有任何一种民族占人口多数）、多宗教信仰（新教徒 63%，天主教徒 23%，其他宗教信徒 8%，还有 4%的人不信教）的国度。⁶

移民族群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也日益突显。外来移民携带本民族文化、宗教、语言、习俗集体迁移，结邻而居。在美国许多城市，这种种族、阶层逐渐地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被称为“种族马赛克”⁷。这些城市“马赛克”不只是“城市伤疤”——贫民窟，更是社会动荡的温床。近年来，美国不时爆发的城市骚乱，多半出自这些“马赛克”。⁸

（三）人心变了。白人、黑人、拉美裔人三大族群心理状态生变，白人的生命课题变得沉重。突出表现在受教育少的白人蓝领阶层死亡率上升。⁹反观黑人和拉美裔人，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不同族群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黑人抚今

⁴ 西班牙语日益成为商用和官方语言。

⁵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前言，第2页。

⁶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9，131页。

⁷ 即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⁸ 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东方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011页。

⁹ 2015年12月，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汤（Angus Deaton）撰文指出，从1999年起，45—54岁的蓝领白人死亡率一直呈上升势头，其中文盲群体死亡人数最多。《纽约时报》对死亡证明书的数据分析也反映了类似趋势，并称白人妇女状况也是如此。

追昔，发现他们比被剥夺了平等权益的父辈的日子好过多了；拉美裔人对比父辈在祖籍国的生活水平，也觉得日子变好了。反观美国蓝领白人，他们觉得自己的日子变糟了。2012—2013年，社会学家蒂莫西·纳尔逊（Timothy Nelson）和安德鲁·彻林（Andrew J. Cherlin）就该现象访谈了高中毕业的成年白人群体。一名35岁从事建筑业的白人袒露，“和父亲比起来，我过的日子要难得多。父亲35岁时，已经拥有一座房子，能养活4—5个孩子，而我现在做不到。”2014年，安德鲁·彻林跟进调研发现，在25—54岁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黑人和拉美裔人比白人心态更积极：67%的黑人、68%的拉美裔人表示“好多了”，或者“某种程度上好多了”，而持相同看法的白人只有47%。上述情形与2000年情况正好相反：当时，白人持积极心态为64%，黑人为60%。拉美裔人始终是心态最乐观的群体。¹⁰

历史和当代一些事例表明，当一度居统治地位的种族群体感到其他种族群体的崛起对自己形成威胁时，很有可能做出排斥、驱逐或压制其他人种、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反应。这会使一个国家变得对其他种族缺乏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会趋于激烈。¹¹

民族主义的根源是传统美国白人群体的不安全感。美国

¹⁰ Andrew J. Cherlin, “Why are white death rates rising?”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6.

¹¹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6页。

历史上很长时间，实际上一直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美国白人将自己明确区别于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和墨西哥人，把这几种人排斥于美国社会之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白人社会。但现如今美国文化、人种已发生变化，“美国梦”的基础——美国的庞大白人中产阶级，如今正在萎缩和多元化，特朗普反穆斯林、反移民等主张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下部分白人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外因

苏联解体至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居于支配性领先地位，华盛顿真正成为世界权力中心。如今，美国“说了算”的霸权时代正在逐渐走入“历史的终结”。

（一）世界政治层面，美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霸权能力在衰减。华盛顿真正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十八年间，美国霸权靠同盟体系维持，在此框架下，美国在由盟友、受保护人组成的体系力享有老大地位，该体系外势力被视为威胁，通过美国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遏制。在美西方的大力宣传、诱导与高压下，世界各国纷纷向美国文明看齐，唯美国马首是瞻。

但进入 21 世纪，美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在国

际交往中奉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标准的混乱导致秩序的混乱，美国治理下的世界日趋出现不同文明间严重对峙、恐怖活动肆虐、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摩擦不断、金融市场动荡等乱象。

从近期美国应对“伊斯兰国”、叙利亚危机、伊核等问题上可以看出，其在中东的治理能力变差变弱。2010年发生“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地区是美国霸权的试金石，奥巴马政府从“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向“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转型。在“离岸平衡”框架下，美国虽没有放弃它的全球领导地位，但转为“从背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减少安全承诺，动员联盟国家和伙伴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分担风险与责任。换句话讲，美国希望中东地区大国承担起应对地区危机的主要责任，美军只倾向于维持海上航道和空中安全。只有在均势被打破情况下，美国才会进行直接的干预。于是，在伊拉克，为打击“伊斯兰国”，美军与伊朗的代理人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在也门，为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族武装，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等国发动空袭行动；在叙利亚，美国正式承诺要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同时军事介入打击巴沙尔的敌人；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盟友仍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但又忙于推动与伊朗的缓和而疏远了这两个盟友。

（二）世界经济、金融层面，美国随心所欲制定、解释

与修改世界经济、金融领域规则的能力在式微。早在 1985 年，美国就已从全球最大债权国沦为债务国，结束自 1914 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 70 年的历史。2004 年，美国进一步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一言九鼎的话语权逐渐旁落。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向世界兜售甚至施加“华盛顿共识”。美国力图通过“华盛顿共识”，将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固化，以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诸多亚非拉国家选择以极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由此不断积累风险而最终爆发危机，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权危机乃至国家危机，一步一步地落入泥淖。最近 20 年内，“美国模式”不断遭遇重大国际危机：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1999 年阿根廷金融危机，2000 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9 月全球金融海啸，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¹²。2008 年的次贷危机重创了美国硬、软实力，也重创了美国的经济自由价值，“美式资本主义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时任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预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角色将就此告终。”

（三）世界军事层面，美国军事威慑力因全球“反恐战争”而走向战略收缩。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压倒性军

¹² 2010 年 5 月的希腊危机，2010 年 11 月的爱尔兰危机，2011 年 4 月的葡萄牙危机。

事威慑能力，这是近现代史上西方霸权国家实现与维护霸权的首选手段。“军事优势是美国霸权体系的最后防线，如果其他方法失败了，那么武力手段将隆重登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主导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近18万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美国实力大受消耗。虽然美军2011年年底按计划从伊拉克全部撤离，于2016年从阿富汗全部撤离，但美国没有实现在这两个占领国建立稳定民主制的战略目标。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抹黑了美国的政治民主价值。

奥巴马上台后，他坚持在美国没有遭受直接威胁的时候，“出兵的门槛必须提高”。即使确实需要动武，比如在利比亚战争中，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时，美国也不出动地面部队，只进行空中打击，特别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以减少美军伤亡。这一切充分说明，美国既无力也无意在海外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

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依赖三大支柱：完整的国际体系秩序（政治力量）以及强大的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而21世纪头十年，美国霸权的这三大支柱日渐坍塌，危机一个接一个，重挫了美国神话。美国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已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美国白人不曾想，美国独霸世界光景竟然仅有区区十八年。

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更加不安的国际环境，都使得

美国民众逐级丧失了国家自信。他们开始质疑美国对外政策和干预行动的必要性，对华尔街和政府经济、安全政策也不信任。特朗普“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强大)”的口号契合了很多选民的心境，激起了底层民众对 20 世纪美国“超级大国”独霸美好时光的无限怀旧。

三、特朗普现象对美国的未来预示着什么？

当一个国家经济欣欣向荣之时，民众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心态平和，容易海纳百川和兼容并蓄；当一个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民众生活日趋拮据，心态扭曲，容易封闭和排他。

（一）美国共和党出现分化。长期以来，共和党人是一个相当讲求纪律的群体，在大选中通常能团结一致对付民主党。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共和党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甚至有美国媒体称，一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将“杀死 160 多年的共和党”。

造成共和党精英与蓝领的分化。特朗普的支持者人群主要是被共和党领袖们抛弃的蓝领共和党人，如卡车司机、农场主、工人等。过去 10 年里，共和党捐助人、议员、院外集团欣欣向荣，而蓝领白人生活日益拮据困苦。从佛罗里达州的移动房车营地，到密歇根州的工厂区，到弗吉尼亚州的产煤区，每 5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人靠社会安全救济为生。

虽然蓝领白人的工资水平在下降，对退休金忧心忡忡，但共和党提出的经济方案仍以减少富人税收、削减民众医保和社保权利为核心。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领袖与蓝领共和党人立场迥异：前者需要劳动力，需要选票，而后者的工作被非法移民抢走了，生活变糟了，认为非法移民不仅是一个文化、安全威胁，还是一个经济威胁和负担，他们比美国其他任何群体更反对自由贸易。蓝领共和党人助推特朗普走上美国选举政治的舞台，在密西西比州、密歇根州，在初选投票中，10名共和党中有6人支持特朗普。在他们眼里，特朗普俨然成了一位有号召力的民权领袖：雄踞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的蓝领亿万富翁，承诺要扩大社保权利，拒绝大捐款人的政治献金，解除美国人面临来自外国劳工的不公平竞争。¹³

导致共和党精英间失和。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认为，他是一股清新的空气，虽然浑身長刺，但敢于直言，人格强大，有能力使美国再度强盛起来；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认为，他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人，肆无忌惮，冷酷，讲话随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朗普观，导致共和党内一些经受过长期考验、一向肩并肩的精英之间友谊破裂。¹⁴

（二）美国白人走向保守化与政治极化。全球化使美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白人失业增加，趋向保守化。20世纪下

¹³ Nicholas Confessore, "Why voters abandoned G.O.P. elite for Trump",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16.

¹⁴ Peter Wehner, "Friendship in the age of Trump",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2016.

半叶，随着美国南方的工业化，在农场劳作的亚拉巴马州人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给美国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田纳西州制衣业垮台，近万个就业岗位蒸发，失业率达 7.4%（2010 年甚至高达 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在亚拉巴马州北部，工人薪水停涨，制造业工作岗位在消失。2002—2010 年，在受贸易全球化重创的制造业地区，白人选民更趋保守化，转向右翼。

趋向政治极化。转向右翼的白人推选意识形态上更激进的议员进入国会，助推国会议员政治极化。¹⁵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重，尤其表现在由政治精英组成的国会中。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程度被认为比以往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高，国会议员越来越稳定地要么站在自由派立场上，要么站在保守派立场上进行投票。茶党的极端保守立场使得国会中的政治极化加剧，常常把共和党推向更难同民主党妥协的方向。2013 年 9 月，国会在审议预算案时，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就是在茶党议员的压力下，不断在预算法案中加入限制对医保改革拨款的条款，最终导致联邦政府关门。

政治极化现象也清楚地反映在美国学术界左翼和右翼的并存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整个美国学术界日趋走

¹⁵ Nelson D. Schwartz and Quoc Trung Bui, "China trade is linked to U.S. voter extremism",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16.

向左翼，与此同时，智库成了右翼保守势力的阵地。¹⁶在社会运动沉寂了 50 多年之后，右翼和左翼的社会运动先后出现，并共存发展。

（三）美国社会在族群化。白人反移民现象加剧。随着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导致蛊惑民心的政客吃得香。2016 年 3 月初，在印第安那州一场篮球赛中，有白人高中学生挥舞着特朗普的照片高喊：要在一所以拉美裔为主的学校里“修建隔离墙”。在南卡罗来纳州，1/3 以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当年南方能打赢美国内战，有 70% 的民众认为邦联旗帜应该高高飘扬在该州首府的上空。¹⁷

为阻止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拉美裔合法移民申请入籍美国人数暴增。2015 年，拉美裔入籍美国的申请增加了 11%。2016 年，预计会有 100 万拉美裔人申请入籍，比近年来平均值高出 20 余万人。自 2015 年 6 月开始竞选活动以来，特朗普将墨西哥人描绘成“毒贩子”、“强奸犯”，许诺要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并创建一支驱逐力量，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陆续非法进入美国的近 1100 万移民“赶回老家去”。目前，美国有 270 万墨西哥裔合法移民，他们可以申请入籍。过去这么多年，许多墨西哥裔人持绿卡生活在美国，因为入籍费用高昂，自己英语水平不高，担心通过不了语言考试关。但如今，特朗普的出现，迫使他们加快入籍进程。2016 年 2

¹⁶ Ross Douthat, “The reactionary mind”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2016.

¹⁷ Timothy Egan, “The beast is us”,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16.

月 25 日,《华盛顿邮报》对拉美裔人所做的一次民调显示,80%的人不赞成特朗普的观点,其中有 72%的人持强烈反对态度。在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拉美裔人申请入籍动力强劲,他们的共同心声是,“永远不要让特朗普当选!”在 11 月大选中,拉美裔选民肯定将成为关键票数。¹⁸

当前,美国存在着两大趋势之间的冲突:共和党的老龄化、美国的拉美裔化。换言之,共和党选民越来越由老年人组成,他们对移民普遍持消极看法;而到 2044 年,美国将可能演变为一个由主体民族—少数民族(majority-minority)共同组成的国家,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代美国白人无法直面的残酷现实——纯粹由白人构成的美国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¹⁹这将使得三个世纪以来一种语言和一种核心文化的美国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拉美裔人和非拉美裔白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将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歧,成为美国社会最严重的分歧。这种历史性转变注定会引发冲突。

(责任编辑:刘琨仑)

¹⁸ Julia Preston, “Latinos seek U.S. citizenship to vote against Trump”,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16.

¹⁹ David Brooks, “A little reality on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21, 2016.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6.6.13